



黄虎威

宽窄巷

宽窄均有度·都市慢生活

口述历史

封面

2019.5.27 星期一
爆料热线 028-86969110

主编 杨利 责编 仲伟 版式 罗梅 校对 廖焱焱



更多口述历史，扫码上封面新闻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新闻资讯

著名作曲家黄虎威

曲中闻乡音 余韵在山野



“我的作品只是一朵山野里的小花！”

虽然已是资深“80”后，著名作曲家黄虎威对音乐的那份挚爱恍若18岁，执着而浓烈。

行走田野之后，他用五线谱画出了《巴蜀之画》《阳光灿烂照天山》《襄里木湖抒情曲》《嘉陵江幻想曲》《峨眉山月歌》等，让我们在歌声畅游锦绣山河；他漫步书林间，写下《和声学教程》《转调法》《斯波索宾等（和声学教程）习题解答》等，用方块字解读他乡乐语；他耕耘杏坛之上，业精于勤而桃李芬芳，培育的学生享誉国内外。

但他，依然是那么低调谦和：“庆幸能有作品流传于世，也有学生继续开承。虽无著作等身，但有几部书著倾注心血，以慰人生，并能答谢养育我的山川、热土以及父老乡亲。”

名家档案

黄虎威，1932年生，四川内江人。作曲家、音乐理论家、四川音乐学院教授、作曲系前系主任。作曲家何训田、宋名筑、杨晓忠、陈黔、郭峰等都是其学生。曾任中国音协创作委员会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理事。正式出版、发表成果150余件，其中包括人民音乐出版社、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14种音乐作品单本、专著和作品选。音乐作品《巴蜀之画》《峨眉山月歌》《阳光灿烂照天山》均已载入多种中国音乐史书。

壹 幼时想当松树画家 生于书香之家

1932年，成都金堂县（现青白江区）黄家迎来了大喜事。身怀戎救国之志的黄天鹰喜得次子，取名“虎威”，希冀他与哥哥狮威一起，金戈铁马报效国家。令黄天鹰没有想到的是，两个孩子一个当了作家，一个成了作曲家。

黄虎威外祖父陈在洋是留日博士，学识渊博。受其熏陶，其母陈惠农文思敏捷，琴棋书画样样在行。她创立金堂县女子小学，育才育德，名声斐然。父亲黄天鹰也写得一手好诗。黄虎威3岁时，一家从成都迁往祖籍内江。内江东兴场大佛寺上方悬挂三块匾额：中为著名书法家于右任所写，左为黄天鹰所写“大江东去”，右为陈惠农所题狂草“天龙虚象”。黄虎威至今仍能背出父亲所写《秋游青城即兴》：

凉秋九月共登高，把手欢谈兴倍豪。

玉垒浮云横碧树，岷江倒影挂青霄。

石中怪石路中路，关外雄关桥外桥。

蝶梦余生空有恨，远山落照风萧萧。

生于书香之家，黄虎威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：诵读诗词、琴棋书画、唱歌、游泳都是他的必修功课。小时的他尤为喜欢画画，古松活灵活现，班里的同学给他起了个“雅号”——“松毛疙瘩”。其时，内江画家戴天、尧文藻等常来家中与黄氏夫妇谈诗作画，戏问黄虎威：“长大后想当什么家？”黄虎威响亮地回答，“当专画松树的画家！”

父亲经常弹奏钢琴，母亲为哄黄虎威睡觉总是轻声歌唱。儿时的摇篮曲以及沱江的水光山色交融在一起，成为黄虎威至今难以忘怀的梦境。

其后，父亲黄天鹰前往青城山游玩，回程途中因车祸罹难，从此家道中落。1945年，母亲陈惠农带着两个孩子返回金堂娘家，一面教书一面拉扯两子长大。抗战胜利后，黄虎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树德中学。当时生活艰苦，民不聊生。有一年放假，买不起车票的黄虎威，与哥哥黄狮威、同学流沙河一起步行50里路回金堂，到家时已站不稳。

然而也正是在树德中学，他初识五线谱，从绘画王国踏入音乐殿堂。

贰 数月背诵半本书 自学五线谱

树德中学的音乐老师陈砚方是一位男高音，他负责指导学生合唱，例如《温雅少女》《玉门出塞》，黄虎威正是合唱队的一员。《玉门出塞》太美了：“……天山融雪灌溉田畴，大漠飞沙洒落照。沙中水草堆，好似仙人岛……”黄虎威被这意境深深吸引。因为对音乐课尤为喜爱，在陈砚方的帮助下，黄虎威逐渐学会了读写五线谱。

一次，树德中学邀请四川省艺专的石中强到学校开钢琴独奏音乐会。黄虎威对其弹奏的贝多芬《月光奏鸣曲》记忆犹深，并由此开启了他对西方音乐探索的大门。很快，黄虎威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一本丰子恺所著《近世十大音乐家》，他仿佛感受到了除了绘画之外的另一种生命之力——强劲、爱、永恒。他当即立下誓言，今后也要成为作曲家、音乐家。戈赛克的《嘉禾舞曲》、德尔拉的《纪念曲》、斯特劳斯的《蓝色多瑙河》、贝多芬的《G大调小步舞曲》，黄虎威沉浸于此，度过了他歌声悠扬的中学时光。

虽然钟爱，但现实总是残酷。母亲提醒他：“高中毕业考艺专固然好，但也得有个职业能养活自己。”母亲的话不无道理，于是为了生计，从树德中学毕业后，1949年，黄虎威进入金堂县女中当助理会计，但他并未就此放弃理想。利用工作之余，他用五线谱写出了平生第一支旋律。虽然乐谱早已丢失，但是那段旋律一直刻在他的心中，直到今天，他还能准确哼唱出来。当时的黄虎威还未进行系统声乐学习，不知道乐句、乐段和乐式，全凭感觉写成。现在看来，应是一支“再现单二”。

也是在1949年，黄虎威考入了四川大学森林系。之所以选择森林系，是因为他本身对大自然有一种幻想式的热爱。即便如此，黄虎威最热爱的依然是音乐。他到商务印书馆买来了吴梦非的《和声学大纲》，开始自学，并用白纸自制五线谱做习题。由于本身对和声感兴趣，又有较强的学习能力，黄虎威很快便记住了其中的和声学知识。几个月后，黄虎威能把全书的一半背下来。

1949年底，成都解放。母亲对黄虎威说，“现在是新社会了，你若喜欢什么，便可自由选择，去做你喜欢的事。”仿佛受到母亲的鼓舞，也仿佛是命运的春风眷顾：黄虎威被招进了文工队。



黄虎威《钢琴练习曲》。

叁 川音作曲系首届毕业生 系统学音乐

1949年，新中国刚刚成立，黄虎威不到18岁。在得到母亲的认可和期许后，黄虎威进入了文工队，终于可以自在地徜徉在音乐的海洋。黄虎威本身会弹钢琴，在文工队里他又学习了小提琴。

1950年夏天，文工队从成都迁到重庆，成立西南人民艺术学院。学院分为文学、音乐、美术、戏剧四个系。黄虎威被分到音乐系，从此开始了系统的音乐学习之路。在这里，黄虎威创作了他音乐生涯中的第一首专业作品——《工人打先锋》，由四川省音乐家协会原副主席、音乐家安春振作词。

1953年，全国院系大调整，黄虎威跟随学院重组成都音乐系和成都艺专音乐科合并，成立了西南音乐学院专科学校，也就是四川音乐学院前身。由于对和声和作曲都很感兴趣，黄虎威进入作曲系，1954年，他从川音毕业，成为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首届毕业生。

毕业后，黄虎威留校任教，当助教的他被分配到学校的唱片室管理音响资料。主要的工作是负责欣赏室和师生借还唱片。黄虎威心里想着，作曲系这样安排，是准备将他培养成音乐史教师。他心系作曲，对管理唱片室的工作其实不情不愿。但出于工作安排，也只能虚心接受。

和历史上一位在自己的领域有所建树的名人一样，他们总是先在不起眼的地方汲取着让他受用一生的知识。唱片室有丰富的音乐作品资料，他开始大规模地接触音乐作品，获得了许多新异的音响感受。黄虎威现在回忆，那段时间的学习对他今后的音乐创作其实有很大帮助。

1956年，发生了一件影响黄虎威创作生涯的大事。那时，苏联作曲家古洛夫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开设和声班，黄虎威被派往天津学习了一年多。这一段经历对黄虎威而言关系重大，他坦言到，对于后期作曲功力的修养，这次的学习至关重要。

因为学习用功，黄虎威被班里推荐为课代表。一年下来，黄虎威整理了大量学习笔记。学习结束后，他的学习笔记得到老师古洛夫的赞赏。回到成都，学校将这本文笔记印出，用于全国音乐系交流。

这本笔记对于推广功能和声体系起了很好的作用。1957年正是《斯波索宾和声学教程》中译本在中国正式出版的时候，古洛夫和声学成为其重要补充。

肆 《巴蜀之画》成为经典 思乡情切切

虽然理论研究、创作活动与音乐教育“三位一体”贯穿在黄虎威近40年的人生历程中，但首先引人注目的，还是他的音乐创作。

从古洛夫学习班归来后，黄虎威准备用新学到的技术练练手。25岁第一次离开家乡到天津学习，黄虎威思乡情切，便将这种情感融入进了创作。那时的四川音乐学院周围，田野、油菜花、小桥流水，完全是一派田园风光。

1958年，黄虎威成名钢琴组曲《巴蜀之画》问世，倾注了他对四川的无限思念。而其中一段《蓉城春郊》，正是利用古洛夫教的新方法写成，也是目前在这套组曲里影响力最大的段落。

这部以钢琴音乐作为颜料绘成的“组画”，施彩浓淡相宜，艳而不俗，因此获得各方青睐，在中外音乐界广为流传。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老师易开基到成都时，发现了《巴蜀之画》的美，将它带去北京，由应诗真首演，逐渐在全国产生影响力。

中国著名钢琴家顾圣婴、周广仁、傅聪、顾国权都演奏过《巴蜀之画》，它也成为法国古典吉他演奏家拉尼欧的音乐会常奏曲目。

此后，《巴蜀之画》成为钢琴考级曲目，载入12本中国音乐史书、11本音乐词典，流传于世。

浓郁的巴蜀风格是川派作曲家黄虎威的特点。他很欣赏巴托克说的一句话：“农民音乐的词汇应该成为我们创作的母语。”音乐作品是演奏给别人听的，演奏者和听众的共鸣越高，演奏质量也就越好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

黄虎威参加乐理讲座。